

巴人文集

·长篇小說卷·



宁波出版社

丁

I217.2
52

巴人文集

·长篇小说卷·

浙江省
社会科学学院
《巴人文集》编委会

宁波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振声

封面设计：陈 杰

巴人文集·长篇小说卷

浙江省社会科学院《巴人文集》编委会编

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宁波市县前街 61 号)

浙江印刷集团公司照排中心照排

萧山市文联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7.375 印张 488 千字

印数：1—1000 册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602-176-0/I·38

定价：25 元

五十年前一幅中国江南农村生活风俗画

从土地上生长的，怎么能不回顾到他曾生活过来的土地呢！在土地上，我们的父老，一代又一代，悄无声响地工作着。从出生，结婚，到老死，他们没有一天洗净过手上的泥土。他们一代代，背负着中国历史的灾难，活下来，死去了！——是生命的继续吗？是丧葬的行列。

我，一个飘摇的灵魂，受过他们眼泪的抚养，受过他们血汗的洗礼，我长大了，却没有为他们呼喊过呢。是时候，土地巨大地站起来了！我们父老为子孙而流的血汗也有个应得的报偿了。

然而，我还在这里写下父老们的生活画面——五十年前我们父老是怎样活下来的。

让我们的子孙咬到甘美的苹果时来看一看这一画面吧！

一颗纯洁的灵魂，是需要在这一个愤怒的涨满了火一般血焰的心中沐浴一下的！

我谨以这一册书，献给我们一切爱护我们父老的无名的业绩的友人。

序 曲

第 一 曲

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，帝国主义的旗帜，插上中国的土地了。这广袤的、黑色的、蓊蕴郁勃的中国土地，开始震动、抽搐、分裂、呻吟而且咆哮了。

帝国主义的旗帜，首先插上中国沿海各省，威胁着北方异族统治的封建古堡。这封建古堡经历了二千五百年悠久的历史，一向在“官逼民反”、“异族入侵”和“草野英雄马上得天下”那三部交响曲的迭奏中，转换着朝代，继续下来。古堡里圣君贤相，永远不变地歌颂着仁义道德，饮啜着人民血肉，富有天下的珍宝，君临远方的蛮貊，自以为四海神州，至高至大，无可伦比；皇旗飘扬的处所，就是王化归趋的子民；直到这个时候，竟也大惊失色，顿使封建古堡，坼裂发声，摇摇欲坠了。

历史老人，用异常鲜明的颜色，涂抹出一幅近代画图。它和往常的完全不同。蚂蚁似的依附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民，开始有地震似的崩裂的感觉；蚯蚓似的耕耘在中国土地里的人民，开始有地壳硬化了的惊惶。双重的锁链，在他们身上越缚越紧，绞出血来，挤成肉酱，化为白骨了。历史老人就坐在这白骨堆积的高山上，啜着肉酱，蘸着赤血，涂抹着他的画面！

悲剧的中国演出着中国的悲剧。

于是太平天国的斗争展开了。它指向封建古堡进军！它在一种粗野的自然力量号召下，像疾风怒吼，像波涛澎湃，把潜伏在

中国黑色的、蓊蘊郁茂的土地下的伟大力量，吸引出来了！不经几年，它席卷了中国的南方。

封建古堡发出坼裂的声音。古堡里幽灵们猛然感到内忧外患的深重。惊惶失措，发出救援的警号。它遥望高插在上海黄浦滩头帝国主义的旗帜，它环顾盘踞四方各守山头坐吃地利的白毛猴子——这享受了二千五百多年的清福的地主们，它伸出友爱的手去。于是，一个连环结成了。封建贵族、地主豪绅、帝国主义，一串紧密的连环！他们把刀锋炮口永远指向中国的人民——中国大地母亲的儿子。

突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，奴隶总管的子孙曾国藩，穿上翼道者的道袍，沐承异族圣君的鸿恩，开始念出“道统”“法统”的符咒，迷惑了无知的农民。他首先把小土地所有者结集在自己的身边，招抚失业的农民和帮会分子，组织起所谓湘军，进攻太平天国。他用着顶头挂有圣贤经典的魔杖，在中国大地上舞弄着，展开了农民自相残杀的斗争。接着，他又联合地主商人的儿子李鸿章，沟通那正在江淮一带膨胀开来的帝国主义势力，对太平天国作殊死的决斗！

帝国主义的旗帜，插上中国的腹部；之后，又展开了外围包剿的战略；他们首先从西北出没，之后又在西南隐现。他们把上海黄浦滩头的旗帜，插得特别高，直上云霄；它招罗了不少流氓、海盗，做他们的先锋队、突击员。这里面有个出名的人物，叫做汤森·华德。他集合了英美人、中国人、菲律宾人，组织了一支国际盗匪纵队，深入到江浙的内地，开始了打家劫寨的生活；它首先和统治者们的佣兵结合了！他们开始以近代的武器，向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。但太平天国的人民军，依然能以无比的英勇，时时击退他们的进攻，缴获他们的枪支。

帝国主义的大班们禁不住惶惑起来了。太平天国的斗争，已使黄浦滩头成为豪门富户避难的圣地；上海繁盛了，大班们肥胖

了。但繁盛和肥胖到了一定限度之后，大班们又感到衰败的危机，他们响应了北方封建古堡的呼唤，在汤森·华德的流氓军的基础上，建立起一支以戈登做统领的常胜军。帝国主义第一次参与了中国的内战！

一切腐败的统治者，到了自己不能统治他的人民的时候，总是引援异族的力量，来镇压自己的人民，中国历史又演出同样的一出悲剧。

然而，太平天国反对的统治者，正是前一朝代的统治者引入的异族；而这回天字第一号的汉奸曾国藩、李鸿章，却为他旧日的统治异族，一再引入新来的众多异族；豺狼战胜不了中国的人民，却又放入狮虎来啃咬中国人民的骨肉了！

中国人民倒下地去！太平天国的波涛逐渐平服了。

中国人民暂时静默下来，但豺狼与狮虎的搏杀开始了。帝国主义加紧了外围包剿的战略。中国的所有屏藩完全都撤离了。不断的恫吓，要挟，缔约，赔款，割地，帝国主义的旗帜的阵营，自东北、西北以至西南，围匝拢来。帝国主义的炮舰、传教士、商人，不断向中国东南沿海涌进。他们号召着要把中国变成世界市场，但中国呵，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屠场了。

十九世纪的末叶，世界风云转变了方向。帝国主义的炮舰，不仅继续搬来商人、洋货、传教士、圣经，而且也搬来了机械——一切科学的文明，时代的宠儿。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揭开了序幕，机械的雄姿在一切插有帝国主义旗帜的地方出现了。这机械有无比的神秘力量，它立刻如网似的把它的吸血管深入到中国内地，一切偏僻的乡村，吮吸中国土地里所有的血液。它又像一颗巨磅的炸弹，埋入中国土地之中，计时等待爆发。大地母亲的胸脯干瘪了，她的乳汁被吸尽了。大地母亲的肋骨、脊梁被损折了。炸弹的碎片深深陷入在她脊梁里面。中国人民苦痛呻吟的日子，从此仿佛再也没有完结的时候了。

中国的悲剧，以异乎寻常的音乐、色调、舞步，演奏出来。看吧，大地母亲的孩子，这像蚂蚁似的依附在一向黑色的土地上的，这蚯蚓似的伸缩在而今枯竭了的土地中的，中国的人民——他们在广漠的原野上，在漆黑的丛林里，在大泽深山之间，在风干了的暗黄的河流两岸，在茅屋下，在衰落破败让晚炊无声叹息的乡村中，在沉静的山城的附廓，……在一切为古旧农业经济蛛网所连系的区域，……在一切灰色的、幽暗的、没有生气的角落，……他们呻吟着，苦痛地呻吟着，挣扎地呻吟着，受着一切的逼害，四方八面集来的逼害呻吟着，永无止息地呻吟着，……呻吟是他们生命唯一的价值，呻吟是他们生命唯一的标记！……然而终于，在一定的時候，一种自然力量的粗野的号召，伟大的号召，又起来了，唤醒了他们所有原始的灵魂，野兽似的本能。他们咆哮起来了，愤怒地咆哮起来了，排山倒海似地咆哮起来了。这声音，不比孟买、利物浦、曼彻斯特、纽约、东京、上海，一切世界大城市里的机械的吼声更为低弱！这声音正是这野兽似的机械的吼声的反响。征服了的中国的南方，似乎还须有一个潜伏蜕化时期，而不甘征服的中国的北方，却发出粗野的原始性的雷一般的怒吼了！

义和团的斗争，又演出了一出中国最凄惨的悲剧。但这也是中国人民古典悲剧的最后一出了！

在这样的年头里，据说中国江南一带是平静的。地主官僚们已经把两撇下垂的胡髭捻成上翘，变做仁丹胡髭了。这算是洋务的巧妙；时代的英雄的姿态。他们不再羡慕封建古堡上的青苔，他们更爱墨西哥出产的鹰洋的银白色。他们相互勾结，划地为界，对帝国主义宣布了保境安民严守中立的政策。正统的历史家绝口称道这些买办官僚措置的英明，为的他们能承奉洋鬼子的命令镇压江南的叛民。

然而江南也并不安静，到处散布着叛乱的象征：黄浦江出现了久已不见的鳄鱼，人们宣言这是黄浦滩将要坍掉的朕兆，洋鬼

子的天堂将要变作了葬身的地狱。中国人民将是翻身的时候了。长江流域的各处城市和乡村，贴着奇特的画片。在那上面，画着洋鬼子拐走中国孩子，割肉成块，供祭洋神。人民的愤怒的火箭，正如流星四散的迸发，但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：焚毁教堂、杀戮教士的叛乱，同样此起彼落地散布在中国的南方。亲爱的读者，我们的故事，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
第 二 曲

在中国东南，有个临海省份，其间山陵起伏，土地肥沃。有两条巨大的山脉，分布在中部和西南边境，这就是天台山脉和括苍山脉。一条浙水在这省份的东面出口，省会就建立在那里，人就叫它浙江省。在这省份东部，有个小小的县份，地形有如螃蟹的大鳌，它好像是天台山一条支脉，崩倒在大海边口，形成半片平原地带。但在它西北边境，群山耸立，连绵起伏，这又是天台山向东蜿蜒的一个支脉，有人叫它四明山脉。它就成为这小县份和新昌、奉化两县的自然边界。这小县份的东西，和象山县相邻接，中间隔一条葫芦形的象山港。东南面，就像螃蟹似的伸出大鳌，钳住海面，结成一个湾口。其间岛屿棋布，形势险要，人们叫它三门湾。这县份就是宁海。

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帝国主义者占领了定海、舟山，向镇海关进攻，镇海、宁波相继沦陷。又复分兵北上，进占大沽口、天津，威胁北京。天津条约的结果，宁波的门户给打开了。它成了五口通商的商埠之一。这小小的县份，就成了这近代都市的内陆。虽然有识之士，还常常提起它形势险要的三门湾，建议开辟军港，用作国防要塞，或者开辟商港，建设渔场，用以富裕民生。但惰性的中国，不被别人掠夺鞭打，就只有永远让自然力支配着一切。直到今日，三门湾依然保持它古昔的风貌，海浪扑打着残缺的岸口，

风帆迎着怒吼的浪潮，原始的山岩，蕴结着愚昧的迷雾。这小小的县份，就如潜伏的鳄鱼，不曾翻过身来。

是山陆与海洋接合之所这特殊的自然条件，培养出这小县份人民一种特殊的性格。他们在狂波巨浪中，学得了狂放与勇猛；他们在丛林与巉岩中，学得了坚韧与挺拔。千百年来，似乎没有变更过他们的生活方式。鱼汛到来时，他们把元宝船放出海去。他们和巨狮一般的海浪搏斗。船从壁立的浪峰之间穿过，海水打湿了衣服，永远没有干燥时候，他们用酒来抵抗湿气。酒做了他们的“水棉袄”。他们把烧饭的锅子的两耳，用绳在船篷上系住，火在它下面窜抖，船在波浪起伏中震荡。浪泼起来时，他们碗里的白饭，又变作上好的“咸水泡饭”。生活是那样不平常。没有意外的打击，没有生与死的分明的搏斗，就显不出生活的伟大意义。这不是一种用脑子照耀人类智慧，而是用神经统治人类行动的生活。但也有平复时候。鱼汛过去了，他们回到岸上的家，那里有土地，要待他们用劳动去养肥来，他们拿起锄头犁耙，开始和土地战斗。这是一种刻板的平稳的工作；像一个古典主义的作家，有条不紊地使用他们的词句，他们从不曾想到改变他们工作的方法。工作之余，有时也坐在破屋门外，看看静夜的海面，听听沧沧浪浪的风声。海面上有孤岛似的风帆飘过，在苍茫夜色下，发出清凉的歌声。月影波光，海笑浪吟，显出无限诗境。那里也许有探求天台胜景的诗人骚客，从远道张帆而来呢！他们的心境，在这样的时候，就和土地一样平实了。这是一种两栖动物似的两栖生活，自然力量是他们唯一的主宰。

如果你是这小县的一个旅客，那么，你还须向西北高地深入。在那里，又有不同的生活画面。一路是羊肠小道，出没在山峦田垌之间。你可以看到山脉连绵，如围城环结，平原四合，小村虎伏。你还可以看到孤峰耸立，苍鹰回翔。更多的是苍郁的古林，发出木叶霉烂的气息。屏立的巉岩，屏障着天风，发出号角似的声音。

音。那里有狼嗥虎啸，有鹰鸣猿啼，有流泉琤琮，有林语人嚎，有鸡啼狗吠……一切都凑成一组原始的自然音乐。你如果落脚在一所虎伏的村庄，那你将看到仿佛陈列在历史博物馆中的古代人物；如果你是一个近代的都市作家，你可以看到他们棕色的，被山风吹干、被太阳晒焦的风沙的脸子。那脸子不比巉岩更来的平滑，一条条树根似的皱纹，写下他们生活的历史。高突的颧骨，隆准的鼻子，一副永远挂着苦笑の薄嘴唇皮。但一对深陷尖利的眼睛，往往会吐出火焰似的黑光，像要吞吃你这异地的旅客。他们大都有一副坚硬而不肥胖的身材；大的骨骼，在他们紫铜色的皮肤下，画出坚硬而倔强的线条；两臂和两腿上，绽出了青筋；这青筋像老树的根盘曲着，有些显得软和，有些显得硬化了。你可从这青筋上，猜出他的年龄，和他跟土地搏斗的生命史绩。

在这种山岭地带的村落里，大都居住着同一氏族，偶然像彗星出现的杂着一二家异姓。他们常把自己姓氏来命名他们的村落，中胡、里岙张、大蔡，以及什么王家岙、周家村。自然还有若干墮民、庙祝、轿夫、剃头匠。这些职业卑下的人，那是照例被看作没有和一族人有同等权利的奴隶。虽然不是谁的私有财产，却是一族人的公共差役。那些人得无代价的住在他们的祠庙里面，有在新正日向“在家”索取红包糕饼权利，有秋收时用少数米糖去田头换取一定分量的新谷的权利，但也有婚丧喜事时，管打鼓鸣锣，演奏小唱大唱的义务。这是一种特殊人物，仿佛专为小村落点缀它贵族的风貌的。

这“贵族风貌”的古典的村落，大都有一个全村共奉的祖庙，有分房设立的祠堂。那里有特设的神堂，列阶成排的安放木雕的神主。还安放些豪富之家未雨绸缪的黑漆寿材。祖庙与宗祠，都保存有一定的产业田地，由子孙轮流种植生花，作为祭祀上坟之用。但怕也因此成了穷困的子孙几年一次の可靠的收入。庙产照例比祠产更多。一个村落里，很少有赛过庙产的富户。这是供给

庙会祭神演戏之用的。这种年节的祭神演戏，自然由各祠房下轮值。

在这种象征一村最高权威的祖庙系统下，有一个名份上的君王，那就是族长。族长不论贫富，大都是辈行最高的老人。因之，也大都是家门最为衰落的穷人。他只是最高权威的象征，而实权则操在由族长派委，照例是一族中殷实富户和书礼之家的绅士，当作总管，经理庙产，租佃收花支付等事。如果这一村落和另一村落发生纠葛：土地被霸占，山样^①被盗窃，祖坟被毁坏，这等等一切，照例鸣锣聚众，大开庙山门，群集会议。他们对付这村落间的纠纷，往往用械斗和诉讼来求解决。但诉讼吃亏时候，械斗还是继续。那时菜刀、稻叉、长枪、短戟、木炮、鸟枪，便各占一个山头，相互战争起来了。胜负是理屈理壮的最后决定。

在这样的村落里，略识之乎的书礼之家，往往操纵着整个村落人们的命运。一切公正与道理，都属于他的，秀才童生的头衔，是村人的正义的标记。他们大都在一村里，有穿半截长衫的清客，做自己的帮佣。他们隐然有一个村落法庭，名叫“做中央人”，调解私人争执，个别纠纷，惩办偷盗通奸等事；而又常常摇动笔尖，增减庙众产业帐目，动用公款，转移产业所有权，终于变成村落中的首富了。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，充满了家族主义的温情，这温情成为泯灭是非，安定社会秩序，平和私人仇恨的动力了。

但在破败的渔村和落后的山村之间，自然还有作为商品集散的市场镇。那些市镇就是一乡的圣地，所有邻近的村落，仿佛是它的卫星。那里的居民，姓氏就比较复杂了。他们编排着日子，这市镇是三六九，那市镇是一四七，轮番举行市集。市集是这些市镇的生命，活动的神经中枢。所有邻村的菜贩、鱼贩、鸡贩、猪贩都挑担提筐，沿路叫着杭唷之声，奔集而来了。而在若干特别

① 山上生长的竹、树等山货。

市镇上，还有春耕以前，开辟了牛市场，让若干农家赶着牛来到这里交换。土地权的转移，农家的兴衰，在这交易中可以做出个总结算来。

总之，不论渔村、山村、市镇，居民的生活，全不需强制的改革，一任自然的规律调节着。这小小的县份，就是这样的村乡的集结。仿佛几千年来没有改变过他们生活的色调。而这小县的县城，就像是一个看管一群放野的牛犊的老人，永远在瞌睡中打发他的日子，从来没有一份活跃的精神。或者说，更像一个打更的老人，照例按时敲打他的更鼓似的，征收一份在老远的天边坐在龙庭里的皇帝应得的赋税，此外更没有什么事可做了。这怕就是咱们古圣先贤那小国寡民与大一统两种理想糅合的结晶。真个是懿欤盛哉的升平之世啊！这宁海县的风貌，就是这样的古板，这样的沉滞，这样的粗野，这样的放浪，总之，是这样的合乎自然的规律呀！

第 三 曲

然而，自长毛造反以后（这小县份里人民，从来不知道叫太平天国革命的，他们只知道，在他们祖先一辈时，有过长毛造反），这县份的古朴风貌，便逐渐不同了。城市以巨大的力量，呼唤着原野山林与渔场。这古墓似的农村社会，无疑成了它呼唤的障碍。东方的城市，本来是没有灵魂的建筑。它虽有楼台池榭的胜景，城墙宫庙的庄严，但它没有控制乡村、联结乡村的机关。除掉政治隶属以外，它仅为贵族豪家的奢华生活，云集了山海奇珍，制造着锦绣绫罗。石刻名家，丹青圣手，一切工匠技师，都为供应贵族豪华的享受，而奔赴到城市来的。工艺的精致与创造，不关乎乡村人民的生活。而乡村人民的粗布瓦钵，蔬菜淡饭，大都凭自然的生长与劳力而获致的。城市与乡村以一种非人力的自

然法则连结着。正如潺湲的溪流，被阻于灌溉的堤坝，只把它的剩余流入于百川交汇的大河中。但十九世纪的风暴，显然将这种情景渐渐打破了。城市以奇特的新奇的姿态，创造出不可思议的神力，它把它感觉的触须，直伸入乡村里来。首先，那小小的县份的沿海区域，发生了奇异的变动。下海的渔民生活，已和大都市发生了密切的联系。他们首先和宁波大渔行的老板，结成一种契约关系；他们从渔行挪借了整月出海的粮食和修补鱼网整理元宝船的资金，而以他们未可预知的获得物，做这借贷的抵偿。在这一笔借得的本钱中，不但要偿付一定的利息，而且以极高的价格，借进粮食等等日用品，又以极低的鱼价，计算偿还。鱼汛时节，也正是鱼类充斥市场的时候，渔民就无法提高自己打捞物的价格。山岭区域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动。城市的兴筑需要更多的木材，深山大泽之中，那耸天的古木，一株株被砍倒了。尽有不少机敏人物，有来自城市的，有出于乡村的，他们联络起来，在这宁波的大商港，开设木行板行。过去那郁郁苍苍的山头，渐渐变成童山濯濯了。那一向住在这小县份里的人民——那像水獭似的出没在海里的，那像蚯蚓似的潜行在泥土里的人民，便越来越觉得生活路子的逼仄了。中日战争以后，他们还眼看到外国人渔船，常常趁着季节，来到他们捕鱼的海面，有时又有外国的轻巡洋舰，出没在那些港湾和领海，这一切都像要兜剿他们似的，叫他们不知驶往哪里去才好。他们也看到老时候左拥右抱的山岭，常常蕴积着弥漫的朝雾，湿润苍绿的森林和原野，肥沃的土地，猪油似的，踩在脚上觉得滑黏黏的，而现在山也快秃了，土地消瘦了。一年一度的季节风吹来的时候，山岭积留不下水来，将一切黄沙碎石滚落到原野上来，给沙碛淤塞起来了。他们还眼看到乡村中空闲的人手，逐渐多起来。那些人，大都是青年小伙子，爱在溪滩边躺着唱歌，爱在黑夜里窝在一起吹箫、吹笛、敲锣、打鼓的，还爱向别人家屋子的窗口跳进去，揭起闺女们的被窝；他

们知道这是“一种变化”。但这一种变化，还是不能长久的，于是漂泊的队伍，逐渐产生了。有的漂泊到宁波去，上海去，有的漂泊到下三府去。尤其是上“下三府去”这口号，在那时有很大的诱惑力。据说那杭嘉湖的下三府，是和宁绍台金衢严处温上八府大大不同的。在那里，天杀的长毛，已经把人民屠杀光了。无主的荒田，多得不可胜数，人们在那里要得到好土地，只要用手去指定一下就可以了。据说，有很多的上八府财主，他们带了一批乡间穷苦的族人，带了一些种田的本钱，到那里去圈定田面，向县府里注了一下册，就开设起田庄来了。据说还有一些文明人士，在什么一个叫做余杭的地方，指定了一大批山岭和土地，集起资本，在开辟什么农林垦殖公司呢。但其间一些已经闲散惯了，不爱劳动的人们，却认为是他们最好的去处。上海——黄浦滩自然是更好的了。那些地方，真是一个天堂啊！有福的人是进得那里去的，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是看不胜看的。只要有钱哪，吃的穿的住的，还有女人，都可以由你任意挑选的。甚至有的人还传说，上海是黄金铺地的，宁波是白银铺地的，你有本领，随处都可拾得到，你没有本领，便一个子都不会到你手。财神爷就爱试你的本领呢。于是他们相商起“淘金”的方法来。大家都认定：乡下人进城，便得对城门磕上几个响头，向城隍庙烧上几炷香，那就会得到老天爷的照顾，即使拾不到黄金，也能在那里过一下安定而舒适的生活了。

就是这样，从临海的渔村农村，到偏僻的乡野，常常有人抱着满肚子的希望，找机会溜出去……溜出去不久，又有人溜回来了，他们开始知道外面世界的实际情形并不尽如人们所传说、所想象的。在荒凉的十里无人烟的下三府，的确是容易找到土地的，他们这么说。但就是那样地方，也不是他们住的，财主们开辟了农庄，有土地，有人手，也有本钱，很容易把一块土地弄得花团锦簇的，赚好钱呢。而他们呢？弄到一块土地之后，可又怎么办？

开初带去的一点小本钱，在荒凉的原野上，搭上一所茅屋，买上几件锄头和刀斧，就完了，吃的就得打算门路。他们也可以抽些日子出来，到财主们的农庄上，到当地只知道啃地皮的地主家里，去拆几个短，先弄一些吃的来。但这可就让自己的土地，失掉下种时候了。失了时候还得赶上，但全凭自己的两条臂膊，跟黄土奋斗，没有钱买牛，深耕是困难的。左邻右舍又是不同族的人，得讲情面，借牛借犁的或者合起来耕种。有的来自奉化，有的来自温州，有的来自绍兴，相互间碰面了，点点头，嗑上几句闲话也就完了，互助是不容易的。落后又只有零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农庄，给地主，只有这一条路啊！于是他们想起来了：只配做一个雇农呢，家乡也行呀！何必千里迢迢到这举目无亲的小地方来呢？他们都染上了怀乡病了。他们记起了家乡有一株遒劲的高耸天际的老松树，每晚会拉住一个火球似的大太阳，不让它迅速沉下去。这情景多有趣。这里是一望平阳，太阳打从地平线下去的，一点也不好看。家乡有雄健的鼓翼高飞的岩鹰，它飞翔时，大模大样地鼓动翼子，侧着头，用尖锐的眼光看着地面，啾啾地叫着。它站在耸立的岩头上，也是耸起了肩胛，俯视乡村，像一个将军站在将台上，非常英武，这里就很少看到这种岩鹰。红嘴山雀是有的，多的是小麻雀儿，哪里比得上岩鹰呢？家乡还有港湾，虽然破败荒废，但可以望海，阔大阔大的海。一切船只，不论怎样小，却是勇猛的，它们用风帆去和海浪搏斗。这里只有内河船，经常是拉纤的。人得凭着大力量，呜噜呜噜的摇舵，多么笨拙呀！总之是，他们经过比较之下，一切都觉得是故乡好，便是一块拳曲溪石，一粒沙子，一握风干的泥土，一片落叶，都是故乡的有生气，有活力；月亮也是故乡来的圆，来的亮呢……唉！回去吧，“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”，“他乡好勾留，不如早还家”——于是他们又想起祖宗的坟墓来了。他们再也无心于开辟新天地，他们转变了主意，摒弃一切，把女儿卖掉，把妻子撇掉，孤孤单单地，静悄悄